



富蘭克林自傳

蘭克林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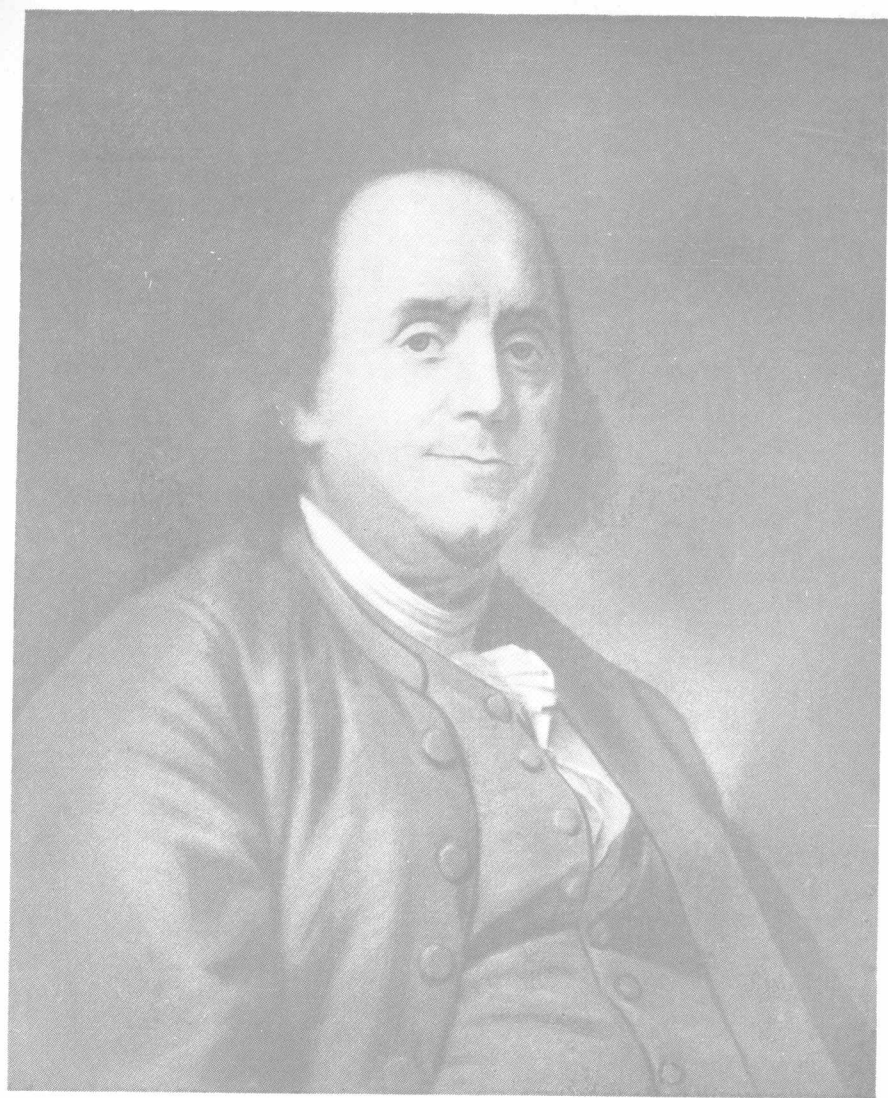
（附自述）

（附自述）

（附自述）

（附自述）





(开始寫于推羅德，住在聖血薩天主教家里，一七七一年)

親愛的孩子^①，我素來就喜歡搜集我的祖先的一些遺聞遺事。你也許還記得當你隨我在英格蘭時，我曾為了那個目的跑過遠路，去遍訪親族中的遺老。想來你也會同樣喜歡知道我一生的經歷，其中的許多事情，你還不熟悉哩。恰巧我現在休假在鄉村中，預計可有一星期的空閒，我就坐下來把那些事寫出來給你。我这样做，也還有別的原因。我生長在貧窮和微賤之中，經過許多艱難，在世界上居然有點財富和相當的声望，並且我一生經歷帶有很多幸運的成分，我運用处世之道，蒙了上帝的保佑，得到成功，我的子孫也許喜歡知道，恐他們可以找出一些事情正適合于他們自己的境況，而取以為法。

那種幸運，當我回憶到它的時候，常常使我想，如果它給我以如意稱心的話，我決不反對把同樣的生活从头重演，不過要求享有作者在再版時改正初版錯誤的權利。這樣，我除了改正錯誤之外，還可以把一些不吉祥的災難和事件改變一下，使別人更為舒服一點。就讓這點被否定了，我仍舊願意接受原議，重度一生。但是這樣的重演是不能指望着的。其次，最像是重度一生的事，該是回憶平生而把它寫下來，使那回憶在可能範圍中傳之久遠。

因此，我也將縱容這個在老人們是那麼自然的癖好，來絮絮地談他們自己和他們自己的旧事；並且我將談得不使為了敬重長輩才不得不來一聽的人厭煩，因為這本書的讀或不讀，原是隨

① 指威廉·富蘭克林，他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兒子。——譯注

人的便的。最后(我最好自己承認,不然的話會沒有人相信我),或許我還應該深深感謝我自己的虛榮心。的確,我從來很少聽見或看到過開始是說“我決不存有一點虛榮之心”等話,而緊跟着就自誇自贊起來的。人們都不喜歡別人有虛榮心,其實他們自己也有一份的;我對於虛榮心,獨採取公平態度,深信虛榮心常使人得到好處,並使他交游的人都受其益。所以,在不少的情況下,如果有人為他的一生幸福中的虛榮心而感謝上帝,這完全是無可非笑的。

既然我說感謝上帝,我極願自己承認我過去在上帝的福蔭下,已享有上述的幸福。上帝以處世之道引導我,並賜予成功。對於將來,我雖然不應妄測,我的這種信仰卻誘我希望有同樣的好處仍舊降臨到我的身上,繼續着那種幸福,或者使我有能力負擔不可避免的逆運,我可以跟別人一樣來體驗它。我的未來命運如何,只有上帝能夠知道,也只有他的權力能夠福佑我們,甚至在我們的苦難之中。

我的一位伯父的札記曾經傳入我手(他有同樣的搜集家族遺事的癖好),供給了我一些關於我們祖先的事情。從這些札記中,我才知道這個家族住在諾桑普頓郡的愛克頓村,已有三百年之久。以前還究有若干年月,他就不知道了(或許是從富蘭克林這個字被這個家族用為姓氏的時候起的;當時立一個姓氏是流行全國的,而富蘭克林這個字以前是一個人民階層的稱號)。他們保有三十英畝的不動產,以鐵匠之業為輔助,這個行業直到傳至我伯父的時候,都以長子繼承,我伯父和我父親遵行這個慣例,也使他們的長子學習鐵匠。我查考愛克頓村的戶籍簿冊,找到了他們的出生、婚娶和喪葬的記錄,不過只從一五五五年起,其前已無簿冊可考。從那些簿冊中我知道我是五世以來的幼子之幼子。我的祖父湯麥斯生於一五九八年,住在愛克頓村直到他年老力衰不能作工的時候,才去和他的次子約翰一起住。約翰是牛津郡班巴雷村的一個染匠,我的父親正跟着他做學徒。我

的祖父就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我們在一七五八年看見過他的墓碑。他的長子湯麥斯住在愛克頓村的老宅里，後來傳給他的獨生女。她和她的丈夫，威靈堡的一位姓菲雪的，把田宅賣給伊斯台先生，他現在還是那里的地主。我的祖父有四個兒子長大成人，就是湯麥斯、約翰、本杰明和約賽亞。我願盡我所知把他們的事情寫下來給你，可惜有些札記不在手邊。如果那些札記不會在我出外的时候遺失，那么你会在那里得到許多更詳細的情節。

湯麥斯繼承父業，學了鐵匠；但是，他天資聰敏，在求學方面受到（就和他的弟兄們一樣）那個教區的大紳士帕莫先生的鼓勵；他取得了充任書記職務的資格；成為諾桑普頓郡城、鎮中公益事業的主要發動人，他自己村子里的許多建議是與他有關係的；他受到哈利法克斯爵士的很大的重視和贊助。他死于一七〇二年旧曆一月六日，恰恰是我誕生之前四年整。我記得當某些長輩向我們述說我大伯父的生平時，最使你感到驚奇的是有些地方很像你所知道的我的情形，你曾經說：“如果他遲四年而死在同一天，有人會以為是借軀還魂呢！”

我的二伯父約翰是學染匠的，我相信是毛織品的染匠。三伯父本杰明是學染絲的，在倫敦當學徒。他是個聰明人。我記得當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曾到波士頓我父親的家里來，並和我們住在一起有幾年之久。他活的年紀很大。他的孫子撒木爾·富蘭克林現住在波士頓。他留下兩大本手寫的詩稿，是他自己的詩，包括着偶然的几篇是寫贈親友的，这一部分送給了我作為一個范本。他曾創造了一種自己所獨有的速記法，他曾教過我，不過，久不練習，現在我已經完全忘了。我的名字就是跟了這位伯父起的，他和我父親感情特別親密。三伯父是很虔誠的教徒，每逢有良好的牧師講道，他一定前去參加听講，用他的速記法記下來。他存有許多講道的速記本子。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照他的職位說來或許是大材小用了。我新近在倫敦得到一

批他所搜集的有关公共事务的重要时事論文，是从一六四一年到一七一七年的；就卷数的編号可以看出是缺了很多的本子，但还剩有对开本八册、四开本和八开本二十四册。一个販賣旧書的商人收到这些本子，由于我有时買他的書，他認識我，就把这些本子拿來給我。这像是我三伯父往美洲去时遺留下來的，算來那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有許多地方他在書的边上作了注釋。

我們微賤的家族很早就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而經過瑪麗皇后（一五五三年——一五五八年）一直是新教徒，当时因为他们热烈反对天主教会制度，他們有时是处在会惹出灾难的危險之中。他們曾得到一本英文的聖經，要隱藏和保全它，就把它用繩子綁在一个折凳的面子底下。当我的高祖向家人誦讀时，他便把折凳翻轉過來倒放在膝上，翻讀繩子下边的那些書頁。一个小孩子站在門口，如果他看見宗教法庭的命令送达吏走來，就立刻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就把折凳再翻轉过去正放在那里，那时聖經仍像以前一样隱藏在折凳下面。这件遺事我是从三伯父本杰明那里听來的。我們的全家都繼續信英國國教，直到查理二世在位之末。当时有些教堂的理事因不信國教而被斥逐，在諾桑普頓开非國教的宗教會議，本杰明和約賽亞皈依了他們，便这样繼續了一生，家族中其余的人仍旧屬於聖公会。

約賽亞，我的父親，早年結婚，大約在一六八二年他帶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迁移到新英格蘭去了。法律禁止非國教派的宗教集会，这种集会并且常常受到擾乱，使他的熟人中的一些重要的人迁移到那个地方去，他也被說服跟他們一道到那个他們希望享有信教自由的地方去了。在那里，这位妻子又生了四个孩子，而他的繼室生了十个，共十七个。我記得一次同时坐在他桌前的就有十三个之多。他們都長大成人，男婚女嫁。我是最小的男孩子，只有兩個妹妹比我还小。我生于新英格蘭的波士頓。我的母親，是我父親的繼室，名阿拜亞·福格尔，是彼得·福格尔的女兒。彼得是新英格蘭第一批移民中的一个，曾被可

頓·馬太在本國宗教史上光榮地提到過，稱他為“敬神而飽學的英國人”，如果我記得很對的話。我曾聽說他寫過各種各樣的作品，卻只有一篇是付印了的，我在前些年曾讀到過。這一篇寫于一六七五年，是用那個時代民間的普通詩體寫的，論及當時那里的政府的設施。這首詩支持了信仰自由，代表了浸禮會、教友會和那些曾遭受迫害的別的新教徒，講明印地安人戰爭以及其他災禍之所以降臨，皆由于宗教迫害，這些正是上帝對此種嚴重罪行的審判所加的懲罰，並且鼓吹廢止那些不仁慈的法律。我覺得全詩都寫得充滿着坦率和磊落。這詩的結尾六行，我還記得，雖說其前的兩節我已忘了；結語的主旨是說他進行批評出于善意，所以他願意使人知道他就是作者。（他說：）

由于对匿名兴謗的事

我是从心里憎惡它；

我現住在瑟本城，

我的名字我定要寫在这里；

你的沒有惡意的真正朋友，

就是彼得·福格爾。

我的哥哥們都當了各種行業的學徒。我八歲的時候，被送到文法學校去讀書，我父親想把我，作為他十個兒子中的一個，貢獻到教會去服務。我在讀書上的早慧（那一定是很早，我簡直不記得我不能讀書是在什麼時候），以及他的朋友們全都認為我一定會成為一個好學者，在他的這個意圖上鼓勵了他。我伯父本杰明也贊成，他並且建議如果我願意學習他的速寫字母的話，他就把他速記的布道講演的冊子全都送給我，我想是把它當作商店開張的本錢一樣。不管怎樣，我在文法學校上學實在不到一年，雖然在那期間我已漸漸從那一年級的中等升做全級之冠，並且進入了高的年級，按規定在那年年底就要升到三年級了。但是這時我的父親從上大學的費用來看，既有這麼大的一個家庭負擔，他不能很好地供給，並且許多受過高級教育的人後來也

多窮不自聊。我听他向他的朋友們說過，这些理由使他改变了最初的主意，叫我从文法学校出來，送我到一個寫算学校去，主办人是那时有名的佐治·勃朗威尔先生，在他的事業上一般說來是很成功的，因为他用的是温和的和鼓励的方法。在他的教導之下，我很快地把字寫得很好，但是在算學一門我失敗了，毫無進步。十歲時，我被叫回家來幫着父親作事，那是牛油燭業和肥皂業；這個事業他也沒有學過，他一到新英格蘭，看出他的刷染業很少需要，不能維持他的家庭，他就改了業。于是我就作剪燭心、澆灌燭模、看守店鋪、出差等工作。

我不喜欢这个行业，極願去航海，我父親却宣稱反对此事；不管怎样，正住在水的附近，我就常到水里和水边去，很早就学会了游泳和划船，当同別的孩子們在小船上时，通常都是讓我來指揮，尤其是在遇到困難的情形下；就是在別的事情上我也总是許多孩子中的首領，有时曾領他們陷于困難境地。我想舉出其中的一个例子，它正顯示着我早年突出的公共精神，虽說在当时是不正当的举动。

靠近水磨那里有一个咸水池，当水大时，我們常常站在池边釣鱖魚。由于过度的踐踏，我們把那里弄成一个泥窪了。我的計劃是在那里修筑一个釣魚台，以便于我們在上边站立，我还把一大堆石塊指給我的同伴們看，那些石塊原是准备在池边盖造新房子用的，却很適合于我們的用途。到了晚上，工人們已經下工走了，我就集合了若干我的遊戲伙伴，像那么多的螞蟻一样努力地工作起來，有时兩三个人抬一塊石塊，把它們都搬光了，修成了我們的小釣魚台。第二天早上，工人們一見石塊堆丟了，嚇了一跳，左找右找在我們的釣魚台找着了。追究探訪搬動石塊的人；我們被發現了，并受到埋怨，有些同伴受到父親們的申斥；還有，虽然我辯解這工作是有用的，我的父親却教訓我說不誠實的事沒有一件是有用的。

我想你也許願意知道一点他的風度和性格。他具有很好的

体格，中等身材，但很結实、很强壯；他的天資敏巧，会画画兒，会一点音乐，他有清脆悅耳的嗓子，所以，当他在他的提琴上演奏聖歌，同时随着歌唱，他往往在全天店务完了之后的晚上就这么做，那声音是很好听的。他也有机械学的天才，偶然用到別行的工具是用得很灵便的。但是他的最大的長处却在于深明事理和判断果决，不論对私事或公事都是如此。在公共事業上他的确不曾担任过职务，因为他要教养人口众多的家庭，他的窘迫的环境就把他牢牢地拴在商業上。但是我記得很清楚，他常被領袖人物來訪，他們征詢他对鎮上的或他所在的教会的事务有何意見；他們对于他的判断和劝告表示極为佩服。也常有一些人來和他商量自己所遭的困难的事情，并且他常被选为兩方爭执时的調解人。在他的餐桌上他常欢喜邀几位明达的朋友或鄰人共談，并且常常留心引起一些机敏的有益的題目來辯論，这可以帮助增進他的孩子們的智慧。用这个方法，他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到什么是良善、正直，和人生处世之道，而絕不或很少注意到桌上的食物，不管菜烹調的好坏，过时或当令，滋味的美惡，計較其他諸如此类的菜肴的优劣，这样我就养成对这些东西如此地絕不注意，以致在我面前擺的是哪种食物都不去分別，直到現在，如果在飯后几小时來問我吃的什么，我很难回答。这習慣在旅行中对我很方便，而我的旅伴們有时却为了他們長時間养成的更精致的味觉和食欲得不到滿足，就感到很愉快了。

我的母親有同样的好体格，她撫养了她的十个孩子。除了他們死时的病以外，我从不知道我的父親或母親生过一点病。父親活了八十九歲，母親八十五歲。他們合葬于波士頓，在那里我于几年前樹了一个大理石墓碑，刻有碑文：

“約賽亞·富蘭克林

与

他的妻子阿拜亞

埋葬在这里。

他們婚后相愛地共同生活了

五十五年。

沒有財產，也沒有任何有薪俸的職務，

靠了經久不懈的勞動和勤勉，

以及上帝的保佑，

他們維持一個大家庭

甚為舒適，

且撫育了十三個兒子和女兒

與七個孫子和孫女，

頗有佳譽。

由此看來，讀者，

應當努力勤謹，

勿不信上帝。

他是一個敬神而謹慎的人；

她，一個賢明而淑善的婦人。

他們的幼子

以孝子的心情來紀念他們

敬立這個碑石。

約·富·一六五五年生，一七四四年卒，享年八十九歲。

阿·富·一六六七年生，一七五二年卒，——八十五歲。”

由我這雜亂無章的絮絮叨叨，我覺得我已漸漸老了。我往常是寫得很有條理的。不過一個人原也不必穿起大禮服好像赴大跳舞會似地去赴私人的約會。這也許只是懶散罷了。

言歸正傳：我繼續在我父親店中服務了兩年，也就是直到我十二歲。我的哥哥約翰，本來是學習這一行業的，却離開了父親，結了婚，且自己跑到羅特島去住了。顯然我是注定了頂他的缺而成為油燭製造商，但是我仍舊不喜歡這個行業。我父親深深考慮到如果他不在我找到更合適的工作，我一定會像他的兒子約賽亞所干的一樣，逃到海上去作水手，使他大為傷心。所以

他有时帶我出去散步，并去訪小木匠，泥水匠，車匠，銅匠等，看他們做活，他就可以觀察我的爱好，并力圖把我的爱好吸引到某些手藝或別的在陸地上的行業上。去看好工匠使用他們的机械工具，使我很喜欢，而且对我很有用。憑了常看也就学会了一点，当不能雇到工人时，我自己也能够在家中做些零活，并曾为了實驗做了一些小机械，当做些机械实验的意向在我心里是新鮮而热烈的时候。我父親終於决定了叫我跟我伯父本杰明的兒子撒木尔学制刀業，他是在倫敦学过这个行業的，大約那时正在波士頓開業，我跟他見習了一些时候。但是他希望我交學費，使我父親不高兴，我又被領回家來了。

我自幼喜欢讀書，手中所得到的一点錢全花到買書上。喜欢讀“天路歷程”，我搜集的書第一部就是分做数小册的約翰班揚集。后來我把它賣掉了來買柏頓的歷史文集，此文集是小販子們賣的書，价很便宜，全部有四五十册。我父親的小圖書館大都是神學爭辯的書，其中的大部分我曾讀过，并且曾一直惋惜，在那一时期我正是求知若渴的时候，却不能得到更多的好書，自从决定了我不去当牧师。那里有一本普魯塔克著的“名人傳”，這本書我讀得很熟，并且認為那時間是費得大有好处的。还有一本狄福所著的“計劃論”和另一本馬太博士所著的“为善論”，這兩本書或許曾使我思想轉變，而对我后来一生中的几件大事有着影响。

这个酷爱讀書的嗜好，好不容易使我父親決意叫我去做一个印刷工人，虽说他已經有一个兒子(詹姆斯)学了这个行业了。在一七一七年，我哥哥詹姆斯从英國帶回來一台印刷机和許多鉛字，就在波士頓开办了他的印刷所。比起我父親的行業來，我更喜欢这个行业，但是仍旧热望着航海。为了防止这种傾向的可慮的后果，我父親就急急地把我束縛在哥哥那里。我抗拒了一些时候，但終於被人劝服，簽訂了服务合同，当时我还只有十二歲。我要像一个学徒似的服务到二十一歲，僅僅允許我在最

末一年支最低的工資。在一个短时期內，我把事情已做得很熟練，且成为我哥哥有用的帮手，我当时有接触一些好書的机会了。認識了几个書店里的学徒，使我有时能够借到一点書，那些書我要十分注意迅速归还和保持干淨。当一本書是晚上借來而必須在次晨一早送还的时候，我就常常振起精神在我室中讀到深夜，免得到时不还这書被当做遺失或短少了。

过了些时，一位藏書很多的，常常到我們印刷所來的聰敏的商人馬太·亞当斯先生款待我，請我到他的圖書室去，并且很慈祥地把我所選擇的一些書借給了我。那时我爱上了詩，还作了一些小詩；我的哥哥，以为这是大可利用的，鼓励我，使我即兴地作了兩首民歌。一首题为“灯塔的悲剧”，內容是述渥賽萊克船長和他的兩個女兒沉船事，另一首是水手之歌，述海盜提奇（或黑鬍子）就擒事。兩首詩实在是坏作品，都是用的俚俗詩体寫的。印了出來，我的哥哥叫我沿街兜賣。第一首銷路很好，因詩中所述是新近的事实，得到好評。这事使我妄生虛荣心，但是我的父親挖苦了我的成績，來劝止我，并且告訴我作詩的人一般都是乞丐。这样我就避免了当一个詩人，極可能是一个十分拙劣的詩人。不过散文的寫作对我一生的經歷中却是大有用处，且是我上進的主要方法。我要告訴你：在这种情形下，我是怎样得到寫作上的一点能力的。

在城里另外有一个嗜讀的孩子，名叫約翰·柯林斯，我跟他过从很密。我們有时就辯論起來，我們很喜欢爭辯，并極願駁倒对方，这种好辯的脾气，很容易变成坏習慣，以那个不需要拿到实际中來的辯論，在人面前往往使人極不愉快；因此，除开破坏清談以外，你原本可以交朋友的地方，却成为使人憎嫌甚或是仇人的制造所。在閱讀我父親有关宗教的辯論的書籍时，我就見到了这一点。我久加觀察，明白的人們很少陷入其中，除非那些律師、大学里的人和教养在爱丁堡的各种各样的人們。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一个問題在柯林斯与我之間引起辯

論，問題是女子受專門知識的教育是否適當，以及她們研究的能力。他的意見以為這是不適當的，並且以為她們對這事是天生不能勝任的。也許有點為爭辯而爭辯，我就站在反對的方面。他天生比我善辯，又曾準備了很多的話；並且，據我想，有時他壓倒我是靠他的口才比靠他的堅強理由還更多些。當沒有定論我們就分了手，且要有一些時候不會再相遇時，我坐下來把我的辯論寫出，謄清了寄給他，他回答我，我又答復他。雙方都寄了三四封信之後，我父親偶然看到我的信稿。他並未加入爭辯，只乘機向我談論起我的作品的体裁來；他評斷出：雖然我的正確拼法和標點較對方為優（這我要歸功於印刷所），而在辭句優雅、條理明晰方面我却大有所短。在這些方面，他舉出幾個例子使我信服。我知道他的意見是公平的，從此對於文体更加注意，且決心努力改進。

這時的前後，我得到一卷零冊的“旁觀者”報。那是第三卷。我以前一本也沒看見過。我買了它，讀完了它，讀得十分愉快。我認為文章寫得極好，如果可能的話，我還很想摹仿它。抱着這個目的，我取出其中的几篇，把每句的大意摘要錄出，放置几天以後，於是試着不看原書，用自己想到的某些合適的字，就記出的摘要加以引中，要表現得跟原來的一樣完全，把原篇重新完成起來。於是我就把我的“旁觀者”拿來與原來的比較一下，發現我的一些錯誤，就改正了。但是我發現我缺乏字彙，或在記誦和運用字彙方面缺少準備功夫。我想如果在那時以前我還繼續作詩的話，我一定能獲得它們；因為為了合律和協韻，常常需用意義相同而長短不同、聲調不同的字，就會把我擺到繼續不斷的搜索大量字彙的需要下，也會幫助我記住它們而能運用自如。因此，我把一些故事改寫成詩，過了些時，當我把那散文已完全忘淨了，再改寫成散文。我也有時把我記錄的大意摘要抖亂，几个星期之後，當我开始要編出整句、完成全篇時，就先竭力使它們還原為最好的次序。這辦法訓練了我整理思想的方法。靠了後來

把我的作品与原文比較，我發現了許多錯誤，且改正了它們；而我有时竟發生妄想，在某些意义不大的細節上，認為我是已十分幸运地改進了方法和文体，而这妄想鼓励我自以为可在后来成为一个过得去的英語作家。对于要当作家，我是非常有雄心的。我做这些練習和閱讀的时间是在晚上下班以后，或在早上工作开始以前，或在星期日，当星期日我总設法独自留在印刷所里，尽力規避平常出席公众祈禱会；这件事，当我在父親管教之下时，他时常嚴格地要我参加的。并且，我实在仍認為那是一种义务，虽然对我來說，我勻不出時間去实行它。

当十六歲的时候，我偶然見到一本書，是一位姓特賴昂的寫的，推荐了一个素食譜。我决心研究它。我哥哥尚未結婚，沒有成家立業，他自己跟他的学徒都在别人家中寄食。我的戒食葷腥，引起了不方便，我就常因这个特点受到責备。我使我自己精通特賴昂式的几样烹調方法，如燒土豆飯、制速成布丁和几样別的飯菜，就向我哥哥建議，如果他每星期把我的飯費的半数付給我，我便自己燒飯吃。他立刻同意了，并且我不久便發現我还能把他付給我的錢節省下一半來。这是我購書費的額外基金。此外，这件事对我还有別的好处。我的哥哥和其余的人从印刷所出去吃飯，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并且，很快的吃完我的点心，那常常不过是一塊餅干或一片面包，一把葡萄干或一个从面包店買來果餡餅和一玻璃杯白水，利用了其余的时间來讀書，一直讀到他們回來的時候。由于經常注意節制飲食，頭腦更清新敏捷的原故，我在讀書方面大有進步。

現在要談的是，在某些情況下使我深愧对数学的無知，在学校时我学了兩次都未学好，我把柯克的算術書自己很容易地學完全部。我也讀过賽勒的和舍尔梅的航海書，学会了書中所包含的一点几何学，但对那門科学從來沒求深造。約在这时，我曾讀过洛克的“人类悟性論”和坡特罗耶社的會員們著的“思維的藝術”。

当我力求文字上的進步时，我偶然找到一本英文文法（我想那是格林武特所著的），在那本的末尾有論及修辭学和邏輯学的兩小篇概要，后一篇是用苏格拉底辯論方法的实例作結束的；此后不久我就得到色諾芬著的“苏格拉底回憶錄”，在那書里有許多那种辯論方法的实例。我給这个方法迷住了，我摹仿它，扔掉我的粗暴的反駁和固执的辯論，而裝成謙虛的探究的人和怀疑的人。于是，从讀了沙孚特斯白雷和柯林斯的書以后，就成为一个对我们教义中許多論点的真正怀疑論者，我觉出这种方法对我很安全，且很能困窘那些我用它去反对的人；所以我很欢喜它，不断地練習它，并且漸漸能够很有手腕地和很熟練地去折服別人，即使他們是很有学識的人，对于那个結論他們也不能預見，以致陷于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我就得到勝利了，那常常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理由所应得的。我繼續运用这种方法不多几年，后来就慢慢地扔开它了，只剩下用謙虛的話表示意見的習慣；当我進行一件可以加以辯駁的事情时，永远不用“确实的”、“無疑的”，或其他对于一个意見表示固执語气的話，而寧說，我以为，或理解某事是如此如此；“依我看來它似乎是”，或“我應該認為它是如此如此”，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或“我想像它是这样，如果我沒弄錯的話”。这个習慣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当我有机会述說我的主張时得到大多数人的信服，因之我曾时时得到升級；并且，談話的主要目的是“对別人說”或“听別人說”，“使人愉快”或“使人信服”，善意的、明白事理的人們不要以固执傲慢的态度來降低他們为善的能力才好，那就很少陷于厭憎，引起反感和使那些目的都归失敗；为了那些目的我們才談話，那就是說，要交流見聞，互相愉悅。因为，你若想向人談話，一种用來抬高自己意見的固执和独断的态度，会引起反感而妨碍老实的注意。如果你希望獲得和增進知識而向別人征求意见，而你同时还表現你自己仍固执現在的意見时，謹慎的、明曉事理的人，他們不喜爭辯，或許会躲开你，不去擾乱你的全部的錯誤。还有用那样的